

珍藏版

霜月刀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

柳残阳作品全集（之四十七）



月 刀

（台湾）柳残阳 著

霜 月 刀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下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 葛佳映

封面设计 静彦

霜月刀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30.5 印张 12 插页 670 千字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0

ISBN 7—80605—482—0/I·415

(上、中、下三册)定价:39.80 元

目 录

四 十、金家楼中	(647)
四十一、扫天星现	(656)
四十二、铁胆搏命	(670)
四十三、攻以血肉	(685)
四十四、石穴盈馨	(702)
四十五、孤忠仍在	(713)
四十六、板荡人心	(727)
四十七、短兵初接	(741)
四十八、义无返顾	(754)
四十九、仇胜于血	(769)
五 十、舍身取义	(785)
五十一、刀分白黑	(799)
五十二、奸毒歹妄	(816)

五十三、忠义皆全	(832)
五十四、寒露泣魂	(848)
五十五、魔孽难解	(864)
五十六、龙为虎伥	(880)
五十七、伏起八面	(895)
五十八、死仇难消	(909)
五十九、倾酬恩义	(927)
六十、八字巧合	(947)

四十、金家楼中

呛咳着，冯正渊泪水迷离的望着展若尘，他诧异不已的道：“展……展爷……你是真有个挺劲啊……这大的烟，居然呛不着你一口……”

闭着眼——展若尘的闭气功夫练不到眼上……他低沉的道：“浅浅的吸气，慢慢的呼气，冯兄，你就会觉得好过得多。”

抹着泪，冯正渊道：“浅浅的吸气，慢慢的呼气？要浅到慢到什么程度呢？”

展若尘平静的道：“就像没有呼吸一样。”

呆了呆，冯正渊又咳了起来：“我的老天，这……这怎么办得到？”

淡淡的一笑，展若尘道：“可以办到，但不是一说即会，其中需要一段很长的日子来磨练。”

冯正渊又抹了把泪：“展爷，现学现卖是来不及了，活该我们要遭这个罪……”

展若尘安慰着这位勇士：“再忍一忍，冯兄，对方比我们还急，他们很快就会朝里扑了！”

擤了把鼻涕，冯正渊粗着声道：“娘的，我恁情和这干

叛逆明枪明刀拼个死活，也不甘受这等活罪，人间地狱吧，也不过就是这种光景了！”

严祥也用湿透的巾帕揩着泪水，沙哑的道：“这股子热尤其叫人罩不住，活脱把人摆在火炉子里烘烤一样，连一身汗水也都给烘烤干啦！”

展若尘道：“我们如今和对方比的就是这股子熬劲，他们以为我们挺不住，我们偏偏挺了下来，一旦出乎对方意料，他们付出的代价可就大了！”

红着双眼笑了，冯正渊点头道：“展爷说得正是，只在那些邪龟孙一愣的当口，咱们奋起发难，就能先放倒他们一大片了！”

展若尘道：“所以说我们且先忍着点，每忍一刻，便叫对方疏忽一分，也就是多给我们一个捞本的机会，眼下在这里忍着，可不是白搭的！”

冯正渊憋着咳声道：“待会儿，还得仰仗展爷领着我们干，这条命是不必计较的了，要紧的是能多摆平对方几个，也好替‘金家楼’挣几分光彩，为老夫人求点颜面，好叫那干贼崽子知道，‘金家楼’仍有着忠贞不渝的角色在！”

严祥接着道：“咱们既然留下来，便没打谱活着出去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平素里蒙老夫人厚待，眼下正是回报老夫人恩德的大好辰光。”

语调是含混而带着鼻音的，浓重又平淡，但却有着那股子出自内心的坦诚，发自肺腑的直率，毫无掩饰，毫无矫作，他们说得那么自然，那么顺理成章，好像为“金家

楼”效死，替主子卖命，乃是生来即有的天职一样，不怀疑，不犹豫，似乎他们活着，便端为了等待这一天，这一刻的来临！

展若尘笑有得些凄苦，他低沉的：“各位的志节、心意，我全明白，忠义之下，生死固不足论，然而因时就势，仍须随机应变，只要原则能以把握，目的能以达成，并非唯死方可表志，二位的意愿我很清楚，但望不要偏颇成狭义的愚忠才好！”

冯正渊想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是，展爷，我想我们可以体悟你的意思——”

展若尘又徐缓的道：“楼主行前曾经说过，希望能够再见到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她当时形容惨澹，悒郁凝怖，内心是何等沉痛悲愤！因此我们记住，第一要务是杀敌致果，第二任务便是尽量活着回去见她；否则，任是我们如何反创叛逆，获得多大代价，一朝全军覆没，对楼主而言，创敌的欢欣，只怕也比不得哀伤的心怀十之一二……”

严祥竟有些哽咽的道：“我们知道……老夫人……她……舍不得我们……”

重重颌首，展若尘道：“各位能以善体楼主用心，我也就释怀了。”

那一声震天价的巨响，便在这时传来：“哗啦啦……”

“大金楼”的沉厚门扉，整个倒塌，烟火四溅中，冒着焰苗的碎裂木块飞舞纷扬，连框带架，顿时崩散一地！

浓黑透衣的烟雾弥漫，火花流蹿，一条身影宛若鹰隼

般投空穿进，两抹冷电绕在那条身影的前后——一抹光芒雪白，一抹光芒铜黄！

是了，“双绝剑”唐丹！

跟着唐丹身后的，是一对滴溜溜飞舞的带刺钢胆——“鬼旋风”史邦！

这两个敌方高手甫始冲进，楼梯两侧也出现了人影，由他们挥舞的兵刃形式，可以大致分辨出都是哪些人物来：从右侧石梯扑落的，是倒提一双生铁桨的“铁桨横三江”聂双浪、九尺“软钢带”的“一丈红”莫奇、蟒皮倒钩鞭的“卷云鞭”蔡锦；从左边石梯冲至的是手挥“点钢刺”的“黑秀才”茅小川、“白铁扁担”钟开泰、“青玉箫”沙侗，这第一波，全是上得台盘的硬把子！

烟硝晦迷中，“双绝剑”唐丹振吭大叫：“留神点，死活分清楚，几个首要的角儿得先拣出来！”

一千人宛如虎狼出柙，交纵穿走，四处搜索；烟雾迄未消散，显然他们也有些吃不住劲，呛咳声一如被困者，那“铁桨横三江”聂双浪高声道：“唐兄，怎的不见一具尸体？”

唐丹正在奔向大厅，头也不回的道：“熏晕过去的活口也是一样！”

“黑秀才”茅小川接声道：“直到现在连个人影也没见到，更不用提死的活的了！”

站在阶下，“一丈红”莫奇疑惑的道：“我们从楼顶掀瓦而下，就没见到对方一个人，莫不成全逃净了！”

向空中虚挥着鞭子的“卷云鞭”蔡锦摇头道：“不大可

能吧？这幢鸟楼一共有两条秘道是不错，但那两条秘道的出入口单老大全晓得，早已伏下重兵在出口处据守，除非他们甘心自投网，又能朝哪里逃走？”

莫奇呛咳一声，道：“但这里鬼影不见一条却是事实，该不会通通化风而去吧？真透着邪门！”

蔡锦瞪着那双死羊眼，道：“说不定全窜到某个秘密隐藏处所去了！”

那一边，“鬼旋风”史邦吆喝着：“别唠叨啦，快搜！”

左侧石梯的下面，“哗唧唧”的金铁震响有如一连串清脆的炸雷，光华倏现，又猛又快的劈向正在探头朝内窥探的“白铁扁担”钟开泰，钟开泰猝不及防，骇然惊叫：“有埋伏！”

叫声中，他那根宽扁担飞竖横扫，一柄“双刃斧”却似来自虚无，“吭”的一记斩入了他的胫骨，身子打着旋转往后抛退，金环大砍刀挑飞了扁担，连肩带肋，劈桩似的把钟开泰劈翻于地！

暴叱半声，“青玉箫”沙侗身形斜掠，手中那只三尺洞箫飞指活劈了钟开泰的申无忌，“黑秀才”茅小川也疾扑而至，“点刚刺”伸缩吞吐，流芒若星，挟击合攻！

古自昂腾空而起，人在空中转折，“双刃斧”霍霍如电，楼头盖顶便劈斩茅小川，刃风削劲，疾利无匹！

啸声摇曳，却以极快极速的势子自那头飞来，寒光耀眼中，万千拳大弧影穿流交织，急罩古自昂！

不错，“鬼旋风”史邦！

一条影子由下而上，猝然飞射，“双刃斧”硬砍狠撇，直冲史邦！

“好狗才！”

史邦狂吼着，身形蓦曲如球，一对“铁刺猬”溜体暴旋，却在光影映现的一刹，展身横滚，于是，“双刃斧”砍空，“铁刺猬”的光弧骤雨也似反卷过去！

侧跃数步的古自昂，睹状之下大叫：“永宽快躲！”

豁命攻扑史邦的人，正是“飞龙十卫”中的易永宽，对于古自昂的警告，他恍若不闻，“双刃斧”起手如虹，冲着那漫空包卷的光弧切入！

瞬息间，钝器击肉的声响令人作呕的传来——那不是一响，而是密集的声响融合于一刹，易永宽的身体立刻变了形，变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扭曲物体！

简叔宝的角柄宽刃短刀，便在史邦狠击易永宽的同时，飞射入史邦的小腹之内——冷电倏闪，史邦已嗥号着一头翻跌下来！

这是一种残酷的搏杀，以命易命；史邦的功夫卓绝，身手凌厉；不是“飞龙十卫”一二人所可抗衡者，因此易永宽使用自己的生命来套牢史邦的手脚，让简叔宝争取这有限的空间，进而宰杀史邦，求的，只是个同归于尽！

“鬼秀才”茅小川抛下申无忌，贴地翻滚，双刺似盈雪朵朵，急袭简叔宝！

脚步微挫，简叔宝的“双刃斧”挥霍强攻，猛拒茅小川，往此俱是强攻硬截，一片剧烈的金铁交击声里，但见

火星四溅，两个人全移了方位！

忽地——

原已跽坐于地的史邦，猛然长身而起，一个虎跳扑上了简叔宝后背，这位“鬼旋风”面目歪扭，形容狰狞宛如厉鬼，他才一沾身，便使出浑身力量，死劲用双臂勒住了简叔宝的脖颈！

窒噎一声，简叔宝壮实的身体立即后仰，他瞪眼如铃，手中“双刃斧”顺掌飞落，利用斧刃中间突出的尖锥，狠狠扎入中邦的右肋！

于是，史邦的面容马上变得更可怖，更丑恶了；他口中淌血，五官痉挛，但却仍旧发死力勒紧简叔宝的脖颈，口鼻之间，还发出那种不似人声的“嗬”“嗬”音响……

精芒闪烁，茅小川的“点钢刺”已十九次透入被史邦勒住的简叔宝胸腹，钢刺飞快出入于血脂之内，猩赤点点，红花遍洒！

一声怪叫，茅小川狂掠七步——他原先受伤的左肩，又是一片皮肉削落，古自昂瞋目切齿，状似疯虎般再度朝他冲了过来。

另一边——

当钟开泰刚刚倒地的须臾，“铁桨横三江”聂双浪方始一怔，那么犀利的一股锐风已扑体而至，他尚不及惊异于这股锐风来势之快速强劲，双桨业已本能的倒翻后扬！

那股锐风的劲势犹在凝形未散，聂双浪的沉重双桨已经截空，他人往斜偏，“呱”的一响，左耳已血淋淋的飞向

三尺之外！

“一丈红”莫奇面对这边，陡然间，神色骤变，扬手处匹练也似的刃带暴射，口中却在骇叫：“展若尘！”

只是在口唇间吐露这三个字音的刹那，展若尘已倏闪而到，“霜月刀”在这三个字音发出的过程中，有足够的时间幻为雪片，化做光雨，形成流虹，那般势不可当的卷向莫奇！

莫奇的“软钢带”几乎不及收回，他拼命腾挪躲避，连翻带滚下，真个蹦跳如猴，狼狈不堪！

抹了一手的鲜血，聂双浪险些气疯了，他嘶哑的连连吼叫着，双桨纵横，猛牛般冲上前来！

“卷云鞭”蔡锦一闪摸向展若尘背后，长鞭飞扬，又准又狠的挥向展若尘后颈！

就在同时，蔡锦猛的发觉眼梢冷电炫映，他扬起的蟒皮倒钩长鞭猝然变式斜抽，“铮”声一柄宽刃短刀被卷缠而起，弹撞于壁。

几乎不分先后，一把“双刃斧”已到了蔡锦的后脑！

矮身挫腰，蔡锦长鞭回带，腾起反撞斧刃，左掌斜飞，硬将来袭者逼退三步！

另一抹寒光便又飞射而至，蔡锦鞭梢暴弹，击落来刃，只这一发的间隙，那退出三步的攻击者倏冲再进，斧刃斜起，这位“卷云鞭”的前胸便立时衣裂肉绽，打横多出一条尺许血槽！

“杂种……”

尖叫着，蔡锦身形侧走，长鞭狂挥，极其勉强的暂且阻住了袭杀他的那两个人——冯正渊与严祥！

此刻，展若尘在幅度异常微小的闪腾中，已让开了聂双浪的十六桨砍劈，他在对方第十六桨劈空的俄顷，刀出如电，如石火掣映，聂双浪竭力招架，一只右耳又离了原位！

“一丈红”莫奇再也顾不得颜面身份了，他一边滑溜的缠着敌人打转，一边高亢的怪喊：“来人哪，姓展的窝在这里打暗算啊……快来了啊，我们挺不住啦……”

大厅之内，“双绝剑”唐丹气急败坏的奔了出来，口中叠声的问：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姓展的人在哪里？！”

随着唐丹的出现，“大金楼”倾颓的门外，也有三个人缓缓的走进来——他们自烟硝袅绕中现身，不是奔或掠，那三个人只是非常从容缓慢的走进来。

差点被刀锋刮落了头巾，莫奇缩头曲腰，踉跄后退，直着嗓门吼：“人就在你眼皮子上——唐老哥，你再不来，咱们这里怕都被姓展的宰净啦！”

四十一、扫天星现

原本惊怒交集的唐丹，这时却突然面露喜色，更停住脚步，他的银黄两色长剑交叉拄地，目光越过莫奇头顶，模样十分恭谨的深深躬下身去。

正被展若尘逼得左支右绌，捉襟见肘的莫奇，见状之下不禁怪叫起来：“唐老哥，你还不快上来帮一把？这边眼看就要被人家摆平了哇！”

突然间，展若尘凌厉猛辣的攻杀倏忽停止——宛如一阵狂风暴雨的收敛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他身形一挺，人已站在六步之外。

满头血滴着的聂双浪，与筋疲力竭的莫奇，顿觉压力一松，好像卸下了千钧重荷也似，两个人喘着气，连脚步都有些摇晃不稳了。

松快固然是松快了不少，但他们却不禁大感纳罕，这是怎么回事，眼看即将得手的展若尘，为什么又在突兀间退了下去？自然明白展若尘断不可能是起了怜悯之心，若非怜悯，则又是什么诱敌之计？

那样一声冷厉渗着粗哑的嗓调，总算是给了这二位一个解答：“莫奇，算起来你也是个人物，怎的却这生个没出

息法？”

莫奇与聂双浪立时回首探视，这一看，两个人俱不由肋肩塌背，矮了半截，两张面孔全是一副既惮忌，又尴尬的窝囊像，冲着那开口的一位，莫奇期期艾艾的哈着腰道：“这可好了，原来是前辈赶到，我们大伙可真是挺得直梁啦……”

那位“前辈”，不是男人，是个女人，是个看上去估不透她四十岁或六十岁的高大女人。那女人不止是高大，更且粗壮，浑健结棍得有如一只水桶，更像一头母牛；她肤色黝黑，浓眉大眼，宽直的鼻准，厚阔的嘴巴，一副尊容异常威猛——问题是这样的一张像貌，生长在男人项上就比较适当了，她却是个妇道人家，配上如此的面目，叫人第一眼就会产生一种怪诞与不调和的感觉。

这女人面目肤色虽然黝黑，奇异的却并不粗糙，透着那等朗润康强的细致光泽，你甚至难以在她脸上找出一丝皱纹来，这大概是她全身上下唯一还有着女性味道的地方了。

她的头发乌黑浓密，用一枚银质镂花的发环套夹脑后，一身的黑布衣裳，脚下蹬着黑色布鞋，那双脚，乖乖，怕没有尺把长！

这女人的左右，也是两个可当“怪物”之称的角色：右边的一位，瘦削精干，身材矮，秃着脑门子，却偏偏穿着一袭袒露右臂的豹皮衣，模样说滑稽又带着那股实在不能令人兴起诙谐感觉的残暴气息；左边的那位，也长得不高，